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

鎮遠侯顧榮靖公仕隆

字仲勲號葵齋江都人世襲鎮遠侯官至太子太
傅掌中軍都督府事卒年四十五謚榮靖

公生而秀穎沉默授以章句大義無不了了迺更善爲
詩歌熟習昭明文選以孝廟甲子襲侯爵樸愿之性
根於天植退朝家居蕭然如寒士冊封遼荊慶三藩
餽遺無所受薦牘滿公車典司神機營戎務
武宗登極陞督漕總兵公素有慧業多心計凡錢穀之
出納庸直之支給綜核精審便宜斟酌而盈縮焉歲

得羨金以萬計漕政一新在淮十餘年疏凡二十餘
上皆鑿鑿可行其大者謂士卒之冐寒暑勞瘁餉道
晝夜不能休仁宗下詔哀憫有附載什物者勿禁都
御史馬文升復申明之而刻核吏抗旨苛索不近人
情臣以爲寛一分以振羇人之困乏可也惟私鹽則
禁耳又數爲士卒請月糧士卒之死而旅櫬無所歸
奏請恩卹軍士無不感泣者
復請疏開會通河葢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河流
爲元時轉運通渠也元都水監郭守敬疏鑿通州通
惠河引水置閘永樂間亦循故道抵京竟爲浮言所

阻正統元年始一行之奸徒倡議復中止夫節浮費以舒民困與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計無過於此者後鹵薄近郊闕通州廩粟賴此獲全人始追服其淵謀大畧云

逆賊劉七擁惡少刼掠江淮間焚運舫詔勑相機勦捕公蒭驍勇扼其吭賊竄入海困狼山無一得脫者宸濠反武宗南幸佞彬指麾號召徵索無厭成國公長跽媚彬求活公獨抗不爲屈彬怒數窘之會上至淮安屏侍衛徒步入城幸其第彬始不敢肆其譖世廟登極奉詔鎮守湖廣淮之軍民耆舊從闕下借留不

獲遂勒石立碑頌其清介謂在淮十年如一日餼廩
外一無所取也上聞而賜勅褒諭併賜白金綵段
召還提督三千營操練俄攝右軍都督府事仍兼管務
二年八月賜手勅特加太子太傅調掌中軍都督府
事提督都門鎖鑰兼督三千營如故屢賜恭穆獻皇
帝宸翰御製敬一箴洪範序文獻通考諸書
先是錦衣千戶王邦奇者以汰去疑詔出大學士楊公
廷和手乃上疏陳邊事言哈密失國番夷內侵由彭
總督賂番求和開邊啓釁故上震怒詔逮繫彭公澤
楊公廷和等公疏言彭澤楊廷和當權奸專橫之日

保全神器歸於陛下持危定傾功亦不細矣邪奇小
人假邊情肆邪說惑聖聰傷國體此之謂利口亂政
宜放諸四裔者也夫察上官之詐白伏波之寃千古
以為美談奈之何惑一羣小而使堂陛之凌夷至此
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乎議上有詔切責公遂移
病乞假解營務竟以七年巳亥卒於官諭祭十五壇
遣官營兆域
子實生而魁岸奇偉不與凡兒為伍獨敦詩書而悅禮
義為小侯時流覽百氏遠識沉通窒嗜欲寡言笑資
貞幹事廉隅肅皇帝七年嗣侯明年授五軍營坐營

又二年將諸陛楯郎直宿衛小心忠謹止進有常度甚見親信以給事𫶧艮𫶧首薦僉左督府事坐鼓勇營其年改中督府十四年守備南京賜金綺以行先是三法司獄四五年一審情眞矜疑奏請發遣自正統初遣巨璫金英遂著為令内竪驕恣張蓋擁騶從入寺堂而高拱南嚮御史大夫西向坐從郎曹引囚廷審大所不堪肅皇帝在王邸中知民間苦内竪桀驁罷鎭守十六年特以武定侯暨夏李二大學士理究獄罷内竪不與已而武定侯題稱南京及各省南北直隷一體會審特允所奏勑公欽䘏大獄公奉詔

讞訊所釋大辟十九人稱明允

十七年南都春漲衝齧詔公祭江神修陵寢孝陵工完

賜金幣有差俄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陽

淮陽之追慕榮靖者故老扶杖郊迎公相對唏歔泣

下取榮靖公所撰漕規數帙置几案蕭規曹隨增輝

世德有大小馮君之號焉

先是運艘迴避梓宮不得前梓宮發而河流溢逡巡而

北凍裂層氷阻阨者幾二千九百餘艘河泮時始得

還則後期不復能領運矣且所在災傷民不堪命兌

運亦不能如期會發徵奏請暫將前船免一年轉輸

計所轉輸可九十六萬七千四百餘石即以各該殤地方量准折色同本色米以時入太倉一以省輸運之役一以振黎元之乏兌運無虧軍民兩便上嘉納之

復條陳七事一謂有司當交兌時擅繫官軍詰簿對須繫旬月今後一切詞訟俱俟役竣會漕司問理無得遥自拘繫一謂運官赴尚書期畢其役於治粟內吏其他寺署候交甎席等務可不謂非王事哉而概以後期參究非人情也一有司審編旗甲須覈戸丁報漕司有逋逃侵盗者選編者一體連坐一輕齎銀抵

都方給予有起撥無辦者將米價賤糶比入太倉而
廪不足宜聽把總酌量疏實以報一各倉交糧宜用
刮鐵收受禁軍人無得高下其手一每廒交席六千
止用三千不用者朽今但將三千隨米交倉餘令折
銀交庫一運官犯法懲創則有漕司刁軍擅赴隔別
衙門挾告運官罔上行私冠履倒置漸不可長奏入
詔悉如議行之議行而謗興矣言官竟以飛語中之
賜罷斥而直指御史按驗公無罪罪在言官言官遂
以計典逐而公復僉書右軍都督府事俄命神機營
坐營淮陽人德之深願復借一年天子許之

會有獻取安南者安南都統使莫福海死子宏瀷當襲
職族人莫正中欺其孤幼陰欲謀奪謀洩正中窮蹙
亡命入中土詭詞搖惑侵擾內地粵塞不得寧而廟
議以爲憂上乃命公鎮守兩粵便宜行事總戎藩臬
以下俱受節制與提督同提督侍郎周公延同心計
畫送宏瀷還國襲封貢正中仍安置原所勿遣先是
廣西桂林平樂猺獞破掠城市大肆焚刼連歲無虛
月公至而蕩平之擒斬俘獲無筭捷聞賜金綺是役
也或有議召募四方兵集粵大創之者公獨養威持
重相機備禦百姓安堵而寇亦殄矣已復去粵入淮

淮陽之人欣喜踰望先後凡四鎮淮始終如一日無何倭寇通州如臯海門等處如臯縣令據城以守公亟集兵餉分守洋麻港雲梯關廟灣東西海島要害倭悉殲焉詔賜金綺

復命總督京營先是武廟集九邊將突騎數萬人聚京師號威武營上自爲大將軍江彬許泰爲副將軍而十二營自如嘉靖初散邊兵用武定侯郭勛爲帥二十餘年掊克鉅萬中外切齒尋得譴以去而代之者成國少不更事至庚戌之變兵出死禦者不可勝數咸寧侯仇鸞奏調邊軍驍勇者數萬人隷近畿陽言

京兵雜征戍陰匿占籍遣如故肘腋之間厠以豺虎
蓋人人寒心也鸞死而磔其屍正其罪代之者愈益
甚至是命公總督京營戎政人人舉額歡聲載道謂
公爲名將家子且所在廉平澤南洽而威北振矣
有省臣游甲者議京營諸衛兵雜各營無可稽覈請以
大小衛分配一衛專隷一營部覆議從之公力陳以
爲不可謂五軍營每營妙選三千餘爲備神樞神機
兩營亦選其強壯者聽調倘序衛順營而分配之無
論改隊伍不便秋防在邇兵與將不習強與弱混殺
何以禦敵乎上可其奏而戒部臣勿輕覆諸建白亂

舊章者公復條武備者八刷班軍者五皆切中時宜
天子以爲能或謂春防急矣破敵摧鋒須戰將肅皇
帝拊髀咨嗟有頗牧之思焉數密諭輔臣較聚熊羆
士文武大臣中有能備干城衛社稷者乎對曰亡有
帷幄運籌有鄭曉而曉老矣顧公雖非戰將練京兵
善操縱京兵素驕媠操未畢而遁叅將縛其人矢貫
其耳一軍皆譁公撫諭乃定葢公之得士卒心如此
肅皇帝晏駕穆宗神宗相繼御極凡舉大事有事於郊
廟必充上公往禮成必加賚陵寢壇壝耕籍大閱亦
如之間復遣行督漕竟以老屢疏乞休加少保奉朝

請後二年乃卒年七十有九賜祭十六壇贈太保謚

榮僖

榮靖公寬弘簡質造次被服一於禮雖燕居非衣冠不

見榮僖公端靖廉明溫柔孝友寡翫好而多幹畧以

勲名終

都督王公佐

字　山後人襲錦衣衛指揮使嘉靖已丑中武舉第一官至都督

公之先以靖難功授錦衣衛指揮公中武舉狀元後以都督掌錦衣衛事京師人稱為王堂才敏而志忠律已廉介扶翼善類祛擊凶邪凡詔獄或義該從輕雖披逆鱗必委曲别白至十數上不肯阿順以違義當是時直臣氣伸作敢言之風公實陰相之京師刁徒劉東山者狡而黠能通寫行移遊於壽寧侯張鶴齡延齡之門每日瞷二張陰事籍記之積之數年一日

嚇二張索萬金二張無奈與之數千又善嫖賭與娼家盡又來嚇之不能繼遂奏二張陰事下詔獄公力爲之辨旣又嚇延齡得千餘金出入騎大白馬隨從棍徒數十輩橫行城中頤指氣使莫敢誰何九卿大臣皆恥視之以爲朝有奏則夕可鹵也後又勸詐延齡之妾爲妾不從又奏其謀反公復辨其誣願以百口保之且悉劾東山平日奸惡狀數上上悟下其事於公公密擒之伏辜詔枷於午門前數日竟死京師萬衆擧手加額曰非王堂替天行道何以能此張氏得保全者公之力也後公卒文武大臣及軍民咸哀

惜之

公能詩文不好利不肯搜索京城富家細過至巨猾兇豪有犯雖巧賄勢囑亦不得脫以故人皆敬之稱名執法前後爲錦衣者皆莫能及也

都督楊公宏

字希仁號容堂海州人世襲指揮使官至都督府

都督同知卒年七十九

公精通經史才氣勃勃以廕敘襲指揮使尋掌衛事於是平差力限錢穀練兵馬抑豪强嚴禁令督臺有失馬者愬之公曰去盗將還汝馬矣明日果遺馬空室中人咸以爲神弘治巳未檄守紅城尋守備固原於是繕甲兵修城堡謹烽堠修置塘馬尚書絳州陶公將兵備固原公協同清府庫之藏查監苑之馬廵按石公謂恃才越職而中之公竟由此罷官蔬食菜羹

宴如也山東秦公總制三邊聞公才而貧令其執牌職銜於甘肅其意有在而公不知也巡撫甘肅畢公知此意贈白金二百兩公却而不受秦公益賢之乃首薦公未幾事白陞都指揮仍守固原時遂菴楊公總制於斯公獻策以紅古城乃北虜入寇必由之路宜築城鑿池募衆屯田庶幾無患甫閱月軍士雲集築邊墻凡數百里楊公聞於朝賜大紅彩幣六襲

正德己巳掌陝西都司事漢南盜起檄公征之迎戰於西鄉追至巴縣蒙瑚斬首八百餘級賊遂平庚午充右叅將尋陞總兵官鎮松潘番酋雪郎王大肆鹵掠

久無能制者公督衆往薄其族擒雪郎王斬之以狥
百姓大悅事聞詔賜彩幣白鏹
壬申蜀盜鄢本恕等數萬人聲勢張甚受勅充總兵官
節鎮巴蜀公謂總帥洪公曰逭誅之寇潛伏山野實
無異圖但巢穴深邃地里遼遠耳若四省夾攻勢蹙
必散是時賊侵清溪公遣部兵先進自統大兵繼之
賊奔潰乃遣人詣軍門乞降巡撫都御史高文明信
之不疑將報功邀公署銜公曰此僞降也不從未幾
賊果叛而當事者反羅織以歸罪於公遂謝事家居
指揮徐勇者公部下也嘗受知於公至是具黃金百

兩為瞻公怒叱之去勇退而歎曰今日乃復見楊伯
起耶
乙亥以大臣論薦召至京遷南京右都督府都督尋受
制勑節鎮淮揚督理漕運世廟即位有白金彩幣之
賜漕運舊規歲久廢壞至正德末年極矣比至晝夜
經畫別抉弊蠹清查逃逋增造淺船每歲運船至通
州車運太倉歲費四十萬緡公考元故道建閘蓄水
設官置役由朝陽門直至京師又疏趙皮寨渠以殺
水勢故事漕司額外耗米折徵輕齎綱吏隨便盜衷
漸至那移弊不可詰又權要多索遞薦諸物事雖微

細積累不貲一切禁革踰五七年所積者運銀以三十萬兩計蓆銀以九萬計車脚銀以二十萬計省造船銀以三萬計當事前後疏薦於朝詔陞都督同知仍掌漕事云

戊子淮安大饑上四事曰節民力寬商稅弛鹽禁減漕糧復捐金施粥存活無筭累疏乞歸致仕好讀書至老不輟發爲詩文可追古作者所著有漕運志容堂雜稿自考錄藏於家

總兵楊公銳

字進之蕭縣人世襲羽林衛指揮官至南京右軍都督府

正德元年掌龍江右衛事衛久稱敝至是一新二年督造漕艘於淮浦歲計費有羸御史中丞總戎毋議大事曰非公不可四年總江西十三衛所儲運艘艘聯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殲江賊於蓮花洲監司書以事上聞公曰江賊奚足憂所慮者豫章耳

意指寧濠也又關九江爲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有警可即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於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

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公坐城上與衆誓勠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

賞有寇衣緋者稱麦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子繼
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
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黄紙衣緋擁騎
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公語鵬曰汝
死已後尚覥顔爲悖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
斬棄城下鵬乃遁去
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闌楯外持鉤距大呼
公發矢中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
日宸濠船泊南岸閩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
舉木爲蔽甚急公裂方布覆紙褁藥火千數散投所

薇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三
日寇於北濠結木為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
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緋金鼓置
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
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潺力憊夜鼾睡去公募善
泅者數人於船中鬧鼾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
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
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泝舉帆順風而返
奏捷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
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實授都督揮

僉事充參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

公疏舉鄭公岳胡公世寧嘗大用謚鄭嘗爲布政胡嘗爲副使以拒濠譴者濠旣平十六年兵部論功進公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廕子評爲羽林千戶又疏辭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於未變時若廷臣多賢之

安慶立生祠以祀

嘉靖元年僉書府事掌仲威軍營未幾以三關弗靖移守保定諸郡授驃騎將軍四年詔還京師保定人亦立祠生祀之至京掌立威營五年以母老乞歸養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八年制下授公總兵官鎮守遼東

掛征鹵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犯士卒思奮明年改
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淮安等處地方明年
忌者有言乃罷歸南京又明年以疾卒
公自立官足不及權門請託身殁囊無一錢諸子鬻衣
爲葬比之古名將不特論功而已

都督馬公永

字天錫直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使積功官至左都督

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内卽自稱疾篤不隸彬以故得脫彬禍

十一年以叅將守太平寨鹵入塞再創去克總兵官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㱿市取其庸倍給諸健武者健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未幾上至喜峯口馳馬欲出塞公扣馬諫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内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

公守擦崖口當虜衝其地絕無城塞墩堡率軍士持一
月糧城之廨舍立與軍士釜甕場闠無不畢有乃選
卒守之一擊虜洪山口督兵伺伏斷虜為二大敗虜
人論功陞右都督嘉靖三年把兒孫入青山口塞公
斬其驍酋遁去把兒孫自是効順保塞
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朝議且
撫公力言不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
禍勑公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
五年上疏乞行議大禮獲罪諸臣又言陸完有平賊功
乞贖罪錄其子上怒奪總兵寄錄南京都督府軍民

千餘人赴巡撫都御史丘養浩保留養浩上言臣巡歷所至軍民遮留馬永動以千百稱爲北門鎖鑰東面長城臣切見永仁以卹軍廉以律巳絕科索以裕其財革占役以寬其力捐貲以賞有功營棺以葬陣亡一聞警報身先士卒訓練精銳屢獲訊醜北虜畏服時有鼠竊傳箭莫不如期縛賊稽首謝罪永嘗軍民耕獲之時身策遊兵按伏防護牛馬禾黍放山谷無抄掠之患今聞永去携奴挈子欲遂逃移永爲陛完代所卹典坐罪固當但完獲罪戍死遠方氣勢巳無可托永念蒙國士之知欲効區區之報不負知

已敢負國恩伏惟陛下思邊防之重顧軍民之心特
賜優容不報
公在南京卜居徐氏東園不携室家杜門謝客隱約如
經生澹泊如處士五年之久不越戶外回視前日威
望若不在已惟以日費俸錢無以報國爲媿軍民之
窮困不得其所者爲憂
十四年遼東軍亂召總兵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
捕斬軍遂定陞左都督卒於遼遼人爲罷市哭喪過
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焉公爲將善詗
虜情先知所從來及衆寡因敵設伏以故虜往往失

利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奬拔列校皆奮
起爲方鎮云

太保梁武壯公震

字　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累功陞左都督

卒贈太保謚武壯

公忠勇好讀兵書嘉靖七年陞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興武營慣戰敢先登破虜八年進遊擊將軍益憤志撫士卒練訓東西援應有斬虜功十一年進副總兵延綏十二年斬虜首功陞都督僉事

十四年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虜患大同宣府虜數入塞殺掠吏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

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

總兵李瑾鎭巡毎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卽反脣瞪目或飛章訛言以相搖撼公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鎭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耳自是鎭兵稍稍歛縮十六年春公率兵出玉林川斬鹵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山門猫兒庄各斬首八十級一子百戶十八年公鴆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公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鹵不敢近塞公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

公卒後五堡亦旋廢十九二十年俺答阿卜孩吉囊三
入雲中塞直踰太原窺平陽公不死五堡不再廢鹵
亦不敢輒輕入塞自是鴈門河東雲中上谷殘破朝
廷亦思公優典䘏典改贈太保謚武壯
公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刼鹵營鹵不敢輒近塞得
鹵營馬盡與諸出塞刼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鹵以
故益畏公或詬公出邊起釁日起釁律有之謂承平
時鹵牧獵爲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
今鹵數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八我曾搗
巢否也公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令入伍與衣糧

邊將頗得其力

太保周武襄公尚文

字　西安後衛指揮同知官至後軍都督府左

都督卒年七十五

弘治正德中數出塞逐虜有功進指揮使歷陞凉州副

總兵以套虜善游時渡河乃築牆百里命力士持長

竿鐵鈎伏渡口候其至鈎殺之陞征西將軍鎮守寧

夏延綏山西俱有戰功其在延綏與巡撫都御史賈

啓不協方坐譴奪職會虜吉囊入寇鋒甚銳總督尚

書劉天和檄起之遂有黑水苑之戰自巳至申凡三

合軍氣乃振三鎮斬獲四百餘級陞公都督同知嘉

靖十九年也

二十一年召入提督團營聽征進後府右都督掌府事出鎮大同條上禦虜四十餘事二十三年與虜戰黑山追至京城斬首五十餘級二十七年虜寇鎮邊堡公與戰解虜圍轉戰逐北賊伏蘆草溝突出公殊死戰斬虜一大酋虜大挫引去二十八年虜犯宣府滴水厓把總指揮江瀚董暘等禦之戰死全軍皆沒虜遂東犯永寧關南大震公精騎萬餘遇虜曹家莊大敗之皆東走公追及於永寧斬其後殿修補牆堡壮百墾田万萬畝餘之事以身先士築鎮口等邊墩堡

五十里進左都督加太子太保薦加少保兼太子太
傅加太保二十八年五月病卒
禮科給事中沈束疏言尚文爲將忠義自許遡者鹵騎
深入聞命疾趨奮勇先登多所殺獲一時奇功也雖
幸蒙聖恩褒之璽書陞之官秩然尚文有不泯之功
朝廷有未盡之賞請命兵部閱實先後功伐從公會
議贈以封爵延之世賞又董賜江瀚膺北鹵之衝遏
南奔之勢援兵不至繼之以死是亦社稷之衛雖以
廟祀蔭贈仍宜特賜諭祭以彰死事之功夫九重深
遠下懷難訴當事之臣任己意爲予奪其間冐濫或

至倖蒙忠勤反遭擯棄今邊方未靖毎廑聖憂誠宜厚死以激生旌一以勸百上覽疏大怒曰周尚文連疏百戰功勞又肆言𧦬衷未得酬報怨望多端寛而未治不知何故即死朿言官也不行重劾反肆欺誑毁激朝廷擅權市美吏部都察院參看以聞吏部尚書聞淵都察院右都御史屠僑言朿心無他第狂迂當治上曰人臣之罪黨欺爲大淵等何不重參各奪俸三月錦衣衛其執朿付鎭撫司究問已刑部擬罪坐朿奏事詐不以實律杖徒納贖上特詔廷杖之錮於鎭撫司獄

公多謀善騎射讀史通大義清約愛士能得士死力善用間諜悉知虜委曲自壬寅以後虜數入宣大山西無寧歲邊將望風奪潰所亡失不可勝計惟公數當虜有功然性抗傲善持人短長以故幕府多不能堪沒後十餘年始贈太傅謚武襄賜祭葬如例

總兵祝公雄

字　遼東前屯衛人

嘉靖中以副總兵鎮山西十八年以總兵鎮守大同二十二年總兵鎮薊善養士卒人樂爲用虜入塞親率子男爲士倡子少却立斬以徇虜每望公旗幟即遁去在鎮三年虜馬不敢南牧世廟常書其名於御屏

公性廉靜自奉泊如奉客亦無兼味每行邊則布袍毡帽不與行伍卒於官私囊僅足充歛薊人立祠祀之

都督馬公芳

字

少爲繼母所虐走出遇虜掠去從俺答飼馬雖小輙能騰躍控御無敢踶齧又挽弱木爲弓矢每發命中後亡歸隷周太傅尚文幕下充騎隊虜至通州以三百人横貫其陳分爲二虜大驚引去累立功至一品蓋嘉靖末一名將也黄酋嘗請與公約日手搏許之爲壇塞上方廣五百步各携虎士百人去弓箭兵器散手單恰立壇側公結束登壇威容若神变手壁立意氣閒暇黄酋望見震懼不敢上抽匏矢三發而去虜

皆退走由此奪氣不敢窺塞者數年
公猿臂壯偉走及奔馬太傅短小精悍坐而竦身兩足
跨坐屋梁以爲常乃議者謂太傅武藝雖非所長練
兵亦有可取葢阿分宜之指欲彈治而北方正賴其
力又恐摇動軍心生他變也至公雖始終無異議而
末年以那吉納降爲非是坐奪職夫武人言戰是分
內事乃以此課去留何耶豪傑動足牽制不盡所長
可勝恨哉

都督楊公照

字

遼陽副總兵嘉靖四十三年敵犯遼陽公引兵邀擊之於清河斬三十餘級敵棄輜重走未幾復犯長安堡公設伏繞出敵前斬獲甚衆與邊吏相失互為訐奏遂奪官已而塞垣傾頹士卒損傷人心危懼巡撫都御史吉澄言公忠勇敢敵上諮於輔臣輔臣亦言公可用乃以公為總兵官鎮守遼東公感國恩以死自誓亡何敵入寇公率遊擊線補袞郎得功等領銳卒逐之乘勝出塞夜失道遂陷敵中圍之數重裹創殺

敵身中流矢死補袞等馳至力戰斬首二百餘級敵引去以公屍還詔贈少保左都督賜謚立祠公無子有二母貧不能自給都御史王遴語聞於朝月各給米三石免三丁終其身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一

都督沈公希儀

字唐佐貴縣人廣西馴象衛世襲指揮使官至都督同知

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淖中騰而及於陸三酋前趨之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交馬一酋

彀弩十步外公捩頭過鏢而挑左足以讓刀鏢離頭寸許過刀著於鐙鏜然斷鐵公射鏢者中央項殪斫

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折酋殪弩者悔失弩僂而手行上山射之中膂既連斃三酋竟却其追兵而還遷

都指揮僉事

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公曰滑石灘狹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濶而致之狹伐岸竹揭岸上編筏以爲絲頂刻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且半渡發伏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

嘉靖六年岑猛叛姚督撫鏌奏行誅召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當助猛柰何公能素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

督府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邕梧危矣柰何公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爲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進師公將中哨當工堯工堯臨而糧盡乃潜渡江詣左哨將乞糧請并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解公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而賫餘糧爲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幟工堯山頂矣賊大駭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初歸順岑璋素信公使圖猛則遣兵

二千人陽助猛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爲間官軍得江堯則先嚮工堯破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歷歸順境索猛歸順斬他四首以獻而先一日公已獻猛誠梟軍門矣督府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

擢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劉璉殪於賊公至鼓士氣破賊詗者耳目徧官府郎誾閫中稍動色賊在谿洞數百里外趣知公至頋令熟

徭恣出入嬉遊城中而取得與徭通商販者數十人
厚撫之使爲詗於是賊動靜聲息顧往往爲我所先
得所賜巢風雨來去無出勦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
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日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
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亦不知頃之剳營賊衆至戰方
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趨
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
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即官軍亦不知公何自得之也
所賜勦必其劇巢縛管繩爲記無妄殺於劇賊巢得
婦女牛畜果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

曰若柰何陰助賊戰或刀弩而門鬬者曰罰若牛五若柰何刀弩鬬我師於是賊讋服無敢陰助賊及鬬鬬者

嘗欲勦一巢乃佯臥病所部人問病謝不見明日又問公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討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凄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炮衣蓑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子蒲伏山頂兒啼女哭往往與凍死或觸

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則詗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警陰詗之則老沈固在黎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爲熟猺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詗者矣後熟猺旣伏公威信調征他巢雖懼讐不敢不往甚而大雨猺懼失期泅溪水以應要有溺死者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猺不爲賊止希儀則能使猺人攻賊前此未有也

初恩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二人徐五韋貴爲土巡簡分掌其兵各萬餘人彛民不樂漢

法凡數叛鎮安有一男子自名金言鎮安兵征岑猜
彼掠濬子也爇民鬪之益思亂鎮安土官乃潛召其
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歸
鎮安因要之曰金得立與我其地幾百里遂盟而遣
之諸酋聚兵五千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酋多
欲爲響應者而先時濬旣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率
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時公與兵備使者
在賓留人言請往見小主人公聞留言心駭念金去
賓州數百里嚮應之表裏相煽賓危矣驟且及廣右
何有於思恩因好謂留曰汝往也我襄征田州調兵

鎮安時已聞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因叩留曰聞鎮
安縶金甚堅何因出乎留詭曰百計逃耳公故自作
微語曰岑氏其復乎因呼留至密所曰爲我語金欲
官乎毋殺人刼城以狀訴我及諸上司可得也遂與
留十金花紵方摺之納其懷中曰爲我寄金得官後
衣之念吾也因謬謂留雖然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
可留曰金誠當盡力顧今安辦此公笑豈遽責耶且
得一帖爲信耳留出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韋貴徐
五素仇汝亦仇金善備之留益信公無他可託也蒲
金如公言金大喜眞謂可倚公得官因率五千人詣

見至賓城門門者懼白公欲無內公怒罵曰金非賊胡不內耶覘者以告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衷甲見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好遇之出見其姪與爲弟兄復謬爲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可獨無於是遣金詣兵備使者凡公所爲要使金謁官府渫瀆可親邇明日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召留謂之曰付汝金也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㸃箭刺客殺金是貴五非關我愼之愼之復遣其姪至金營與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憚其衆時巡按御史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

乃縛之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御史故而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爲金作訴詞塗抹訴稿四五反用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塗伏射汝易汝土官衣裝雜椽吏中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公語金曰貴五賂我庖人毒汝柰何自今塗次飲食與我同之我食汝食我所勿食汝勿食也金如公言行七十里至思龍驛晨起耳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人選心腹健卒二千往汝亦足自衛也金如公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謂金

曰汝至南寧久候諸從人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金如公言至南寧見巡按御史好語曰吾爲汝奏留待此居五六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曰恩恩去南寧近耳坐待糧盡衆散矣何不遣半往取衣糧金如公言於是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念縛金五百人者迫死而狠鬬則奈何因間請巡按公且往南寧以金從可圖金於路也至恩龍驛忽報貴五將五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與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不知而聽希儀徐圖之出呼貴五罵曰汝安

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惟朝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既行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岑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府中金馳馬入賓居數日貴五亦來見復私公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罵之貴五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御史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而是時金衆取衣糧還者又千餘人矣而楊留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與兵備計遣留殺手護巡按往柳州而間謂金曰楊留殺手百人護巡公往柳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

還公又並之行百餘里又欲還公曰我尚送巡公汝獨返恐貴五伏人待汝今去柳近汝何不與留借至柳而借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從者十餘人皆死黨也會金於路躍馬而墜公因責其酋五六人痛扶之曰何不護汝主令至此五六人雖驍悍以公愛金故不敢恚金至柳入參將府公使其妻出見之撫之以兒子因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創臥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公乃召狼兵三百人府待事復以三百人入護御史三百人入護兵備謀既定

因酒中戲謂金曰癡兒子任將懼誅又懼責五通令在我府中曷不痛飲爲金與酋皆盡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召留與其黨入狼兵三百夾犀立公大言曰岑金國賊也非留忠不能共我成事子留金拔之以紅紵留愕然公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非汝爲我誘金吾安得縛於此留大駭泣下曰小主人也公曰汝爲之而欲誑衆乎留懼不能言其黨皆股慄公曰吾奏留公矣因見留與其二百人於廵按兵備悉賞勞之令率之還賓州遂使散遣金衆之在賓者所誅止金一人留既惶恐見紿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

嘗見殺於路中奔歸病悸死思恩復安盞公緩脫金於五千人之手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若剃笋然人乃是益多公算而貴五與土酋益謂公不可測也

在柳慶十三年移激瀘後總兵貴州會北鹵入寇部惠宣大未幾署都督總兵江淮巳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鹺販之警幾絶然天雨輒若創痛數在告巳還廣西瑗南五指山熟黎本馴順畏法知州邵濬者黷貨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公言於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穽勢不可釋乞諸彝疑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

獨搗其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者褫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必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賜金幣改貴州入銅平巢甚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能知也

公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爲耳目者賞不失頃刻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戕於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毒諸體者皆徧最後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嘗笑曰人以資財積賄賂博官吾從首財積首級得之豈非計哉

總兵劉公璽

字廷守號省齋南都龍驤衛人官至後軍都督府事

㓜篤志業儒年十六爲提學御史陳琳所器亟屢舉不第襲世職即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未幾遷撥船廠把總公以清慎勤蒞之無不肅然大司馬喬公宇少司馬王公倬薦陞南京旗手等衛把總運糧値武廟將江彬用事以勢迫公索運艘之利公瀕死不從臺諫交薦奉勅守備浙江溫州等府地方到任即清宿弊訪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總督漕運中丞陶

公琰特奏溫處一隅漕運重務必得公乃可拯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江西都司把總運糧溫處之人具狀撫按乞留不獲乃勒石建亭民到今思之江西總運自宸濠之亂歲兌者越歲不克完公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盛科道撫按交章薦列推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中丞盛公應期知公公明毅厲以疑獄多所平反公乃請依期給糧以郵軍士清衙門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所冊文之扛解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濠之租稅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時公祿入猶薄自處有寒

士所不能堪者於是科道撫按薦疏交馳士林有青萊劉及劉窮之號當道者亦以聞之朝廷王公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即重之奏取副叅命未下而守仁卒

奉勅充叅將協同漕運兼守淮安銓注錦衣衛即有議處船糧以免東阿等疏皆議行言官又累論薦奉勅陞署都督僉事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奏增餘丁月糧以均勞逸定考課以裨軍政明漕規以一衆心疏濬江南河道以濟糧運折兌山縣糧米以免稽遲凡三十餘疏至今爲漕政良規復患淮

揚河道淤淺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詔賜白金彩幣隨遇恩例實授誥贈三代即具疏乞休合屬狀留如去溫時撫按以聞得溫旨慰留再疏遂改僉南京前府事南道復薦改僉後軍都督府事赴任歲餘乞休益力復改僉南前府甫半歲再被命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再蒞以來於勢要愈不假借惟冀退休未幾得解任回鄉行李蕭然書數卷而已丁未詔復起公而已寢疾矣

公平生志意恬退漕例總兵三年當晉級賜玉帶大司馬張公瓚毛公伯溫先後欲爲公請公皆力辭少事

父疾極盡勞瘁遭喪哀毀至嘔血弟早喪撫其遺孤愛踰己子官雖廉歲時必捐俸以賙親黨至於卹舊屬之金於暮夜之間還亡友之寄於十年之後其立德亦以盛矣

正德中運事大困公嘗任把總適河凍舟阻糧愆於期公以兩蒭衣夾木綿以禦嚴寒悉力綜理卒免於罰漕卒依公若父母

都督萬公表

字民望號鹿園寧波鄞縣人世襲衛指揮僉事正德庚辰中武闈官至都督同知卒年五十九

生有異相玉色方頤額有三文風神炯炯伉慷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下年十七襲衛指揮僉事志在鵲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經營天下如武侯何能顛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其論將之策有曰將係於相天下未嘗無將特患無相耳石學士奇之置第一衆以其激切

時事乃更定焉
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時兩淮大饑千里無煙餓殍盈
野公請於漕撫欲候題准始發賑公曰人命旦夕不
能待候命而發將無噍類矣予忍以一身易萬姓之
命乎即先以所督運米發賑之流民存活者萬計而
當事竟得減免
公歷漕既久國計詘贏河溝通塞祖制及時弊當復當
釐廢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
黃河改流者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
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

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淸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淸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淸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防原備河衝入衛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

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泊河則會通河可罷
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
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
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益
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能
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於衛輝置倉
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
陽武歷七十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日山東流
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
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

有沙船淮安有海鵰船皆遊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
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輿雇直量
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
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概斛若輕齎之羨以還
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朘削四出
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
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通
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
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者韙之
南樞清暇時閱本朝奏議分類爲六部十三省九邊採

其關於國體切於時政事宜彚成一書名經濟錄且
曰古德有言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閒居無事庶幾以
心代力消三時粥飯耳
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
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婁門楊涇橋率
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
遺書於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
議論身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
七圖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琉賊據
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相

卒去而為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斷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卽賊減千人也以較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寖衆賊寖衰乃進兵賊懼夜遁瀸之海上內地稍甦

作海寇議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歙王直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踈鹵可誘而縛也薦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為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被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聒當路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

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至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侗豈廿心棄衣冠爲□□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厪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筏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爲功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

爲其所傷乎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非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者衆凡叛亡之卒鹵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向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鹵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本計乎此

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

公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於心闢西釋自然者以苦行鍊磨得悟絕學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己淺之乎其論顏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己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己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己也禮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易於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為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羅達夫論道於臨江達夫矍然而歸遺書云

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宮藏動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然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首談性命而自愧於倫物得無爲跖者嗤耶爲文敏給疎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贅言九沙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錄灼艾集玩鹿亭詩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諸書行於世嘉靖丙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於庭光射數十丈云

都督石公邦憲

字希尹貴州清平衛人世襲指揮使官至右都督十歲苗爇迫城公於堞下立壘持標厲當一隊識者壯之嘉靖七年襲衛指揮使九年都清守備時四川流賊合思石苗民據涯村囤叛會大征命下公覘其巖壁崗陸三丈令軍士積草崖下軍中選一少年何全謬充千戶與賊交質紿日招撫全往探賊食盡守者皆婦人即從囤上一躍下大軍鼓譟急攻斬首百餘級

都勻七司相繼讐殺兵憲憂之公日七司如鼠鬬穴中

氣盡自斃獨山蒙越殺父爭官誅不可緩豐寧楊垣罪惡次之今先聲罪獨山然後移師豐寧豐寧抗我師公乘勝擣之斬首二百四十九顆各司皆平

磨子崖囤苗盧阿項等反撫之不服調漢土兵進征春江雨漲公令軍士編筏徑渡猝至崖下夜防劫營是夜果至伏兵斬首數十級鎧仗盡棄賊求援於播州諸將皆恐公曰安萬全楊烈所畏也調水西兵三萬進次烏江聲問烈罪烈奚暇援人復每路分兵迭肄以疲賊時二月沿路桃未花乃集兵犒勞曰吾以鼓催桃花花速開囤即破矣是日午報桃花盡開又令

樹旗百步外曰我射中旗竿賊父子俱擒一發果中軍中踊躍乘風舉火煙焰彌天斬關而登生擒賊父子斬首無算

湖廣溆浦縣猺賊公征之令製五色旗各百面立五營令賊探者識之越日至山分旗兵左右前後立幟奪山公總中權分兩翼由前山入賊出迎戰入則奪山者據巢矣斬首三百餘級俘獲數百人溆人肖公像祠之

二十九年銅仁劇賊龍塘許保吳黑苗等據六龍山為穴日事剽掠進攻銅仁等府楊參將以招撫被擒撫

臺以進攻逓繫三省震恐當事者乃議設總制於是
張公岳開府沅州公見督府曰典師十萬日費千金
某謂以夷攻夷者便以一日費而撫其順者為腹心
以一日費而賞其順者以誅叛不一年而賊可平賊
逼銅之南岸公率兵往援諸苗驚謂曰石老虎來也
不敢復窺銅仁乃由間道襲破思州陷石阡府
廷議公戴罪殺賊公得諜報許保逃匿深洞間與各苗
往來糾合行劫公召順苗某某屬以誘賊且謂之曰
昔在圍中見二三人挺而麾曰開路開路我馬得行既
而訪之老猶老犻也似欲歸順其妻子繫獄彼能來

歸我能開釋若大兵至無及矣𤞤狫來降公卽取彼妻子令見執手痛哭娩令宿府中夫人為其妻易衣添妝饗飫酒肉數日遣去一日公置酒高宴召𤞤狫傍侍酧以大斗𤞤狫心醉誓許報恩明日賞以衣服酒肉令與妻子同歸諸苗聞之皆有順意𤞤狫歸甫八日率諸苗來降且報曰許保縛矣公擇精銳四千人夜抵唐寨立營黎明𤞤狫等謁見縛許保等獻功已而許保擒黑苗授首數十年賊黨始滅陞都督府僉事鎮守貴州賜勅六龍山殘苗悉平遷右都督廕二子隆慶三年卒賜祭葬贈左都督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一終